

賣豆童子

京語
童話
第六

商務印書館
發行



賣豆童子提要

這編童話說的是奉天省城。有一個小學生兒。名叫江毅。聰明伶俐。人品甚好。家有父母。家產富足。真算是享福了。只因他父親忽然起了一個發財的念頭兒。去作買空兒賣空兒的事業。起初也很賺錢。沒想到金價忽然跌落。賠累不堪。一時周轉不開。以致破產。他父親又是後悔。又是着急。活活的就急死了。這江毅從他父親死後。窮苦不堪。每日在街

賣豆童子提要

京語童話第六編 賣豆童子

二

上賣豌豆。掙了錢來。奉養母親。因爲他品行端正。勤苦耐勞。所以生意甚好。他立志要在三十年內。恢復家產。故此勇往前進。不肯偷閒。中間經過多少困難。受了多少折磨。後來買了無數的荒地。栽種大豆。慘淡經營。居然不到三十年。不但家產恢復回來。並且在營口大連。開設了兩個大豆公司。這就是這編童話的大意。

京語童話
第六編

賣豆童子

大興唐小圃編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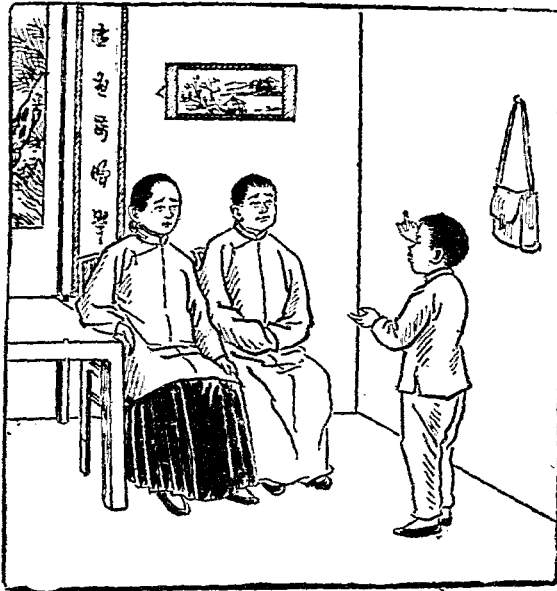
我國奉天省城。有一個小學生兒。他的名字叫江毅。年方十歲。在城內國民小學第三年級讀書。本是一個極聰明極伶俐的小學生兒。他家裏有父親。也有母親。他父親自幼失學。可是人品非常忠厚。祖上遺留下的地畝甚多。所以家中用度。很覺着寬綽。一家三口。總算是享福了。

江毅年紀雖小。因爲他受過學校的教育。他父母

教訓的也非常得法。所以江毅的性情極好。他父母疼愛他。自不必說。就是親戚故舊街坊四鄰。也沒有了一個不誇獎他的。

且說江毅有一天從學校回家。見了父母。便向父母行禮。行禮之後。站在他父親面前。說東說西的。說了半天。他父親總沒理他。江毅一看。心裏很覺奇怪。又看一看他父親的臉。只見他父親愁眉不展。一聲兒也不言語。江毅從來沒見過這個樣兒。

心裏非常的納悶兒。他便跑到他的母親跟前問道。『我父親今天彷彿很發愁的樣子。不知道是因爲甚麼。莫不成是我得罪父親了麼。』他母親一聽。便歎了一口氣。說道。『噯。你父親發愁。是因爲別的事。你好好的玩兒去罷。不必問長問短的啦。』江毅聽他母親說的話。心裏仍然不明白。自己胡思亂想的。想了半天。忽然想道。『哦。我明白了。大概是父親和母親拌嘴來着。不錯不錯。我必



須勸解勸解纔是。
「江毅想到此處。
忽然又想到。」不
可不可。我要是一
勸。豈不是又提起
頭兒來了嗎。我總
要想一個法子。哄
的他二位老人家

樂了。就沒有事了。」江毅又思索了半天。便對他父母說道。「我今天在學校裏。聽教習說了一段童話。非常有趣兒。我說一回您聽聽罷。」江毅說完。他父母全沒理他。他也不管他父母聽不聽。便假裝高興的樣子。說道。

鄉下地方。有五個莊稼人。非常的糊塗。在田地裏作了一天的工。到了晚上。一齊收工。喝這幾個莊稼人。賣了一天的力氣。勞累的了不得。收

工之後。打算先歇息歇息。然後回家。他們便找了一塊草地。把所用的各樣兒農具。放在一處。五個莊稼人。便圍着農具。坐了一個圓圈兒。大家一齊伸直了腿。歇乏兒。說了半天的話兒。看看天色已晚。全要回家喫飯去。其中一個人將要站起來。忽然嚷道。『噯呀。不好了。咱們大家都伸着腿。這十條腿。亂七八糟的都亂了。也不知那條腿是我的了。這腿要是分不清。可怎麼

走哇。」那四個人一聽。齊聲說道。「不錯不錯。這腿全都亂啦。分不清啦。這可怎麼好哇。」這一個說道。「那是我的腿呀。」那個說道。「那是我的腿呀。」五個人又一齊說道。「我們可怎麼回家呀。」五個人分了半天。也分不清楚。非常着急。便一齊哇哇的都哭起來了。五個人正在痛哭之際。忽然來了一個作買賣的。扛着一根扁担。走過來問道。「你們爲甚麼坐在這兒

哭哇。」五個人齊聲答道。「我們五個人，伸着腿歇乏兒。現在十條腿混在一塊兒，分不清楚。我們找不着自己的腿，全不能回家。您想可怎麼好哇。」五個人說完，又哭起來了。這作買賣的一聽，縐着眉頭子，也很替他們着急。想了半天，忽然想出一個極高明的法子來，便拿着扁担說道：「你們不必哭了。我有一個好法子。你們要肯挨我一扁担，我便有法子給你們分開。」

「五個人一聽。連忙說道。『您行好罷。您如果能給我們分開。您只管打。我們是情願的。』那作買賣的聽罷。便舉起扁担來。對准一條腿。梆噹的一聲。打了一下子。就聽一個莊稼人嚷道。『噯呀。好疼好疼。』那作買賣的問道。『你知道疼嗎。這一定是你的腿。你就用這個腿站起來。』那莊稼人果然站起來了。坐着的四個人一看。一齊說道。『您的法子妙的很。您也救一

救我們罷。」那作買賣的果然又照樣兒舉起扁担來。打了四下子。四個莊稼人一疼也都找着自己的腿了。於是全都站起來了。五個人一齊向作買賣的作揖道謝。各自回家去了。

江毅說完。他父母果然不由自己。全都樂了。他父親樂完了之後。又流下眼淚來。便拉着江毅的手說道「噯。你看見我發愁發悶。你便說這有趣兒的童話給我聽。難得你這一番孝心。可惜你說了

半天。仍然解不了我的憂愁。」江毅問道。「您因爲甚麼發愁呢。您何妨說一說。我萬一想出一個法子來。解了您的憂愁。也未可定。」他父親說道。「咱們家裏。足有七八十萬的家產。本來不愁喫不愁穿。要是安分度日。一輩子也不能着急。只因我貪心無厭。覺着買空兒賣空兒。可以發大財。我便跟城內幾家銀號拉攏着。買賣金子。也不用真正資本。東家買來西家賣。這一二年我賺的錢很

多。賺錢越多。貪心越甚。近來買了大宗的金子。指望賺一筆大錢。誰知道金價忽然落了。各家銀號。全跟我要錢。我一時湊不出錢來。就是把全分家產變賣了。也補不了這一次的賠累。因此各家銀號。全在審判廳起訴。眼看着就要宣告破產。就破是產

變賣 他的家 還的債 你想我能夠不發愁嗎。『江毅一聽。

心裏也甚着急。口中說道。『事已至此。您空憂愁。也是無益。您倒要放寬了心。我們從此勤儉度日。

辛苦耐勞。將來總還有恢復的那一天。您可千萬別急病了。」他父親說道。「破產就在眼前了。至於恢復一節。那可就難……」他父親說到此處。把眼睛往上一翻。立刻就急死了。

江毅見他父親活活的急死。不由的放聲大哭。他母親也是哭泣不止。連忙辦理喪事。停靈七日。出殯下葬。江毅辦完喪事之後。審判廳果然宣告破產。把土地。房屋。財物一概交官辦理。江毅母子二

人。只剩下兩分鋪蓋。跟身上穿着的衣裳。還有江毅上學的書包。不在破產之內。可憐江毅孤兒寡母。本來生長在富足人家。現在一文錢也沒有了。江毅同他母親。到了此時。連一個安身之地。都沒有了。娘兒兩個急得無法。勉強強的。在城外找了兩間破屋子。暫且安身。大家想想。這個江毅。小小的年紀。夠多麼可憐哪。誰知江毅到了此時。倒不十分着急了。他心中想道。『好男兒要立志氣。』

總要想法子掙錢奉養母親。空着急也是無用。倘若急死。誰來奉養我母親哪。」江毅想罷。便對他母親說道。「咱們雖然找着安身之地。但是沒有喫的。也非長久之計。我想要作一個小買賣兒。您想好不好。」他母親說道。「作小買賣兒。也得本錢。只好上親戚家中。借貸去罷。」江毅說道。「現在世道炎涼。咱們一貧如洗。誰還肯借給咱們呀。我想我那拴書包的帶子上。有一塊帶鼻兒的銀

錢。現在只好將他賣出去。作本錢了。」江毅母子商量定了。江毅便把書包上的那塊錢。拆了下來。拿到街上賣了幾十枚銅元。先買了點兒吃的。母子二人。暫且充飢。又買了二升豌豆。在家中蒸熟了。裝在一個筐子裏。背到街上去買。從今日起。江毅的小買賣兒。就算開了張了。

江毅背着豌豆筐子。走到街上。心中想道。「我本是富家子弟。現在落得在街上賣豌豆。倘若遇見

老親舊友。豈不被人恥笑。」江毅想到此處。心裏很覺難受。忽又轉念道。「我賣豌豆。雖然是個小買賣兒。可是將本圖利。掙了錢來。奉養母親。並不是作賊。也不是手背朝下。白跟人要錢。誰能恥笑我呀。」江毅想到此處。不由的高起興來。大聲吆呼道。「買豌豆哇。買熱豌豆哇。」江毅吆呼一天。僅僅賣了五枚銅元。很覺掃興。晚上回家。對他母親說道。「這豌豆是不好賣的。我明天改行罷。」

他母親說道。「斷乎不可改行。人總要有長性子。日子久了。自然能夠多賣。你若今天賣這個。明天賣那個。賣一輩子也發達不了。你可要忍耐着。不必心急。」江毅說道。「母親說得極是。日子久了。自然喫出滋味來了。我從此專心賣豌豆就是了。」

—

江毅拿定了主意。天天出去賣豌豆。不論大風大雨絕不休息。一直的賣了一個多月。果然一天比

一天發達。他母親在家裏蒸江毅背出去賣。到了後來一天要賣好幾斗豌豆。每天賺的錢。除了他母子喫穿之外。總可以敷餘一半。湊足了一塊錢。便送到儲蓄銀行存起來。不到三年的工夫。他竟會存了一二百塊錢。大家看一看。街上作小買賣兒的很多。那一個不是窮苦不堪。那一個也沒有。一二百塊錢的存款。爲甚麼這江毅兩三年的工夫。竟會存了這麼許多的錢呢。其中有一個緣故。

只因江毅人品甚好。勤儉耐勞。天天出去作買賣。絕不偷懶。用的是十分氣力。家裏喫的飯。不過是苦菜鹹鹽。並且他忠厚正直。孝順母親。人所共知。所以人全願意買他的豌豆。因此他的生意。非常興旺。日子多了。他便有了存款了。這麼看起來。不論作甚麼事業。這品行是最要緊的了。

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轉瞬之間。江毅的父親。已經死了三年。江毅已經一十三歲。有一天江毅對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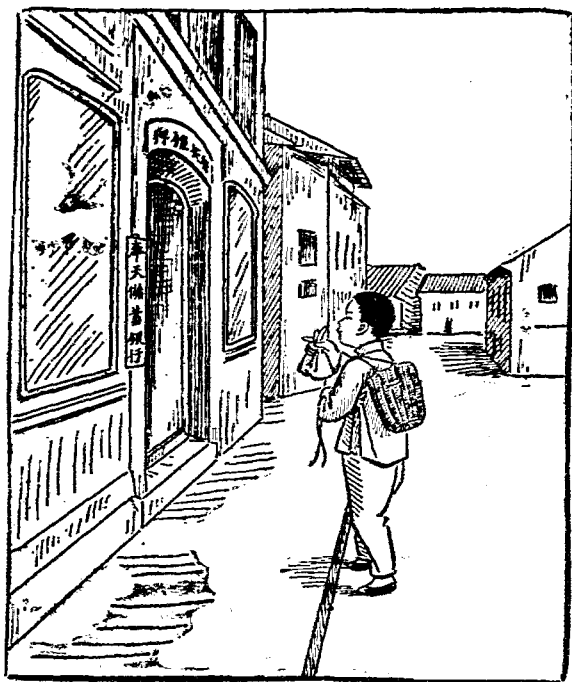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說道：「明天是我父親三週年的忌日。我打算預備幾樣兒供品。在家中上祭。您想好不好。」他母親說道：「這本是應辦的事。我明天作兩樣兒潔淨的菜蔬。你再買幾樣兒果品。不必過於費錢。你要知道。祭祀一事。最要緊的是一番誠敬之心。原不在乎祭品豐盛。你想我說的是不是。」江毅連聲稱是。到了第二天。江毅依舊出去作買賣。到了下半年。把豌豆賣完。誠心誠意的買了幾樣



兒果品。拿回家來。他母親所作的菜蔬也全預備好了。江毅連忙打掃屋子。在中間擺設了一張破桌子。擦抹乾淨。又用白紙恭敬敬的寫了一

座牌位。貼在牆上。供上菜蔬果品。他母親行過禮之後。他便跪在地下。必誠必敬的叩了三個頭。然後抬起頭來。對着他父親的牌位說道。「我母子今天祭祀父親。我想父親在九原之下。也必惦念我母子。今日一定降臨受祭。父親因爲家產敗落。着急身死。我想父親雖然身死。決不瞑目。我從今天起。立定志氣。忍勞耐苦。在三十年內。拼着命要恢復家產。全望父親保祐。到了那時。父親便可以

瞑目了。一江毅說罷。又叩了三個頭。立起身來。此時他母親站在旁邊兒。看着江毅。又是可憐。又是可愛。不由的流下眼淚來。對江毅說道。一好孩子好志氣。你既然立定志氣。可要堅定不移。斷不准中途改變。那纔是好男兒呢。你只管勇往向前去作。我必然用盡力量。幫助你成功。一江毅從今天起。果然更加上一倍的辛苦。慇慇懃懃的去作買賣。因此他的生意更興旺了。存款也就更多了。



且說江毅住
家附近地方。
有一位趙老
者。家中富足。
只有一個兒
子。名字叫趙
忠。小名兒叫
牛兒。他母親

已經去世。他父親趙老者是一味的溺愛。因此牛兒的性情。非常驕縱。

有一天牛兒從學校回家。同着幾個學伴兒。在路上東跑西顛。恰巧正遇見江毅背着筐子賣豌豆呢。牛兒看見江毅。便喊道。『小江小江。你把豌豆送給我點兒喫。』江毅說道。『你不要取笑。你要買。我特別的多給你點兒就是了。』牛兒見江毅不肯送給他喫。非常有氣。遂對他的學伴兒說道。

「這個窮小子。真是瞎子。他也不認得我是誰。我要他的豌豆。是賞他的臉。他反倒不識抬舉。真真豈有此理。」

牛兒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走過去。舉起手來。對準了江毅的臉。就是一巴掌。打的江毅直哭。牛兒又把江毅的豌豆筐子。用脚踢翻。洒了好些個豌豆。這時候兒牛兒的一羣學伴兒。狐假虎威的。一齊說道。「這個窮小子。真不識抬舉。打他打他。」於

是乎一齊下手來打。江毅東擋西遮，不敢還手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然來了一個騎馬的軍官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羣學生，爲甚麼打人。好幾個人打一個兒，可恥的很。況且這江毅忠厚老實，孝順母親，誰不知道。他斷乎不能招惹你們。一定是你們欺侮他。欺侮窮人，已經不對。現在欺侮孝子，更覺可惡了。」牛兒等一見軍官威嚇，不敢再打。帶着一羣學伴兒，一溜煙兒似的，全都跑了。

江毅見牛兒跑了。一邊兒哭着。一邊兒向軍官道謝。此時過路的人。聽說江毅是一個孝子。又是可憐他。又是欽敬他。大家全湊過來。也有給他擲土的。也有給他擦眼淚的。也有給他收拾筐子的。其中一個人說道。『他這豌豆。大半沾土。恐怕不好賣了。咱們大家要買他的纔好。不知道大家的意思怎麼樣。』大家一聽。齊聲說道。『有理有理。這個法子很好。』於是乎你也買。我也買。立時把一

筐子豌豆。全都買淨了。江毅心中感激。向大眾作揖道謝。拿起筐子。回家而去。

江毅在路上一邊兒走着。一邊想道。「難得軍官給我解圍。更難得大眾齊心幫湊。最可恨的是這牛兒無故的欺侮人。噯。這全是我貧窮的緣故。噯。要是永遠貧窮。永遠要受人欺侮。從此更要立志。無論如何。必須要把家業恢復回來。」江毅想到此處。咬定牙根。連聲說道。「立志立志。」江毅回

到家中。見了他的母親。仍然是歡天喜地。路上的事情。一字不提。恐怕他母親心疼有氣。這也是江毅的一番孝心。

過了幾天。江毅賣完豌豆。正要回家。忽然下起雨來。江毅一看。雨來的極暴。連忙找了一個地方。暫且避雨。一陣大雨。直下了兩個鐘頭纔住。江毅一看滿地是水。他便把鞋襪脫了下來。在水中行走。江毅正走之際。只見前次欺侮他的那個牛兒。同

着幾個小學生兒。也都光着脚。在水裏行走。走到一個板橋前邊兒。因爲大雨纔下過去。河水流的甚急。這板橋年久失修。非常危險。牛兒要從橋上過去。別的小學生兒說道。『這橋被水衝的要塌了。過不得啦。』牛兒向來胆子極大。便說道。『中華男兒。難道怕水麼。我還要學海軍呢。將來在海裏跟外國人打仗。要是怕水還成麼。你們不敢過。你們看我先過去。』



牛兒一邊兒說着。一邊兒走上板橋。剛剛的走到板橋中間兒。只聽唳叭一聲板橋中斷。連橋板帶牛兒。全都掉在河裏去了。衆學生一見牛兒掉在河裏。一齊亂嚷救

人。這時候兒江毅也正走在河邊兒。聽見牛兒說要學海軍跟外國打仗的話。他心裏很佩服他。他心中想道。一這牛兒前次欺侮我。彷彿沒受過教育。沒想到他倒很有志氣。一江毅剛想到此處。忽見牛兒掉在河裏。眼看着就要被衝走。江毅到了此時。不記前仇。也不加思索。自己仗恃身強會水。連忙放下筐子。跳在河裏去救。不大的工夫。把牛兒救上岸來。此時牛兒被水淹的。已經同死人一

樣了。吐了許多的水。慢慢的纔甦醒過來。大家把他送回家裏去了。

到了第二天。趙老者帶着牛兒。來到江毅家申道謝。從此牛兒便同江毅交起朋友來了。牛兒掉在河裏。不但沒丟了性命。反得着一個好朋友。真算不幸中之幸了。牛兒自從與江毅結交以後。真是挨金似金。挨玉似玉。居然他的品行。也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。過了幾年。趙老者死了。牛兒在中學

校也畢業了。他本來家中富足。便自備學費。到英國留學。去學海軍去了。

江毅終日賣豌豆。屈指算來。已經有十一二年了。他的生意。本來甚好。又加上銀行的存款。本上加本。利上加利。十幾年。已經儲蓄了四五千元了。江毅母子。到了現下。已經不愁喫穿。若是尋常的人。早就懶惰起來了。江毅母子却不然。他母子二人。志在恢復家業。雖有幾千的存款。仍然是勤儉。

度日。每天照舊出去賣豌豆。不敢片刻偷閒。不敢分文浪費。大家看一看這寡母孤兒。實在是佩服的了。

有一天江毅接到趙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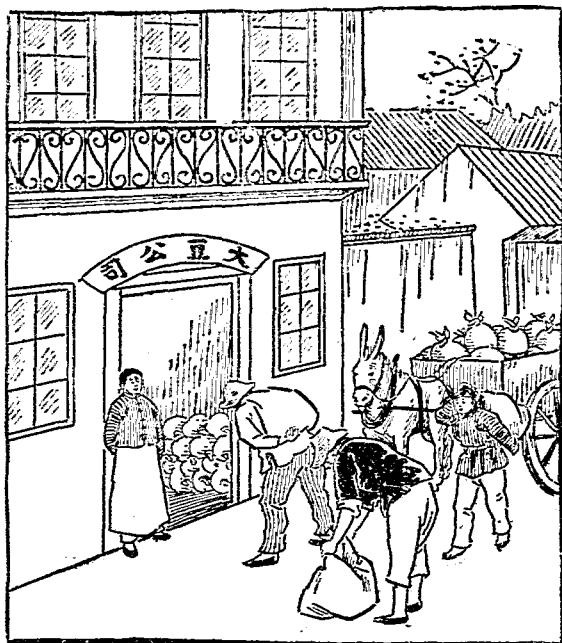
牛就兒是

一封信。原來趙忠在

英國海軍大學畢業。回國受海軍部試驗。已經受了海軍上尉的軍職。故此來信。通知故人。江毅一見。滿心歡喜。他心中想道。一趙忠已經功成名就。實在可喜。想我江毅。曾在父親靈前。自定三十年

的期限。要恢復家產。現在期限已過了一半。離着恢復家產。相去甚遠。這可怎麼好呢。」江毅日心中盤算。恰巧來了一個好機會。這一年奉天省開辦官荒。他便同他母親商量妥了。把銀行存款提出一半。全都買了荒地。他便招人開墾。自己經營。操心費力。比賣豌豆可更苦了。他的地畝。隨開隨種。地裏的出產。以大豆爲大宗。轉眼又是十年。這江毅開墾地畝無數。每年收穫甚多。家中日見

興旺。足有一百萬的家業了。到了此時。他的家產。不但恢復回來。並且還有敷餘了。但有一件事。美中不足。只因奉天省出產的大豆。向來由營口大連兩處出口。所有大豆。全要經過外國人所設的大豆公司包買。因此利權外溢。吃虧甚大。江毅打算自開公司。又因為外國人資本雄厚。恐怕不能跟人家競爭。打算籌畫資本。自己又沒有餘力。江毅正在無法之際。忽然來了一位律師。手中拿着



一封信。原來趙忠在黃海地方。與外國打仗。身中砲彈。臨死之際。親筆寫的遺囑。大致寫的是自己沒有親族。身死之後。把全

分家產。全都贈與救命的朋友江毅等語。這位律師來找江毅。就爲辦理此事。他手中拿著的信。就是趙忠的遺囑。江毅一聽趙忠陣亡。不由的大哭一場。便承受了趙忠的遺產。從此資本更加充足。果然在營口大連兩處。開了兩個中國大豆公司。從此中國豆商。不受外國人的勒措。這江毅從十歲起。赤手空拳。辛辛苦苦。到了現在四十三歲。竟掙了幾百萬的家財。可見人要是立志堅定。忍勞

耐苦。就沒有不成功的呀。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兒 童 愛 讀 的 雜 誌

按 期 郵 寄 不 延 誤

少 年 雜 誌

小 學 四 五 年 生 用

每 月 一 冊
每 冊 一 角
全 年 十 二 冊 一 元
郵 費 每 冊 一 分

兒 童 世 界

小 學 三 四 年 生 用

每 星 期 一 冊
每 冊 六 分
郵 費 每 冊 半 分
每 卷 十 三 冊 七 角
全 年 五 十 二 冊 二 元 五 角 郵 費 在 內

兒 童 畫 報

小 學 一 二 年 生 用

每 月 二 冊
每 冊 八 分
全 年 廿 四 冊
一 元 六 角
郵 費 每 冊 半 分

元(966)

Stories for Children in Mandarin
Volume VI
The Pea Selling Boy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 華 民 國 八 年 一 月 初 版

回 (京 語 童 話)
第 六 編 賣 豆 童 子 一 冊

(每 冊 定 價 大 洋 捌 分)
(外 埠 酌 加 運 費 匯 費)

編 纂 者 大 興 唐 小 圃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商 務 印 書 館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商 務 印 書 館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吉 林 龍 江
濟 南 大 原 開 封 洛 陽 西 安 南 京
杭 州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漢 口

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不 貸

長 沙 衡 陽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瀘 州
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
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加 坡

172

CC-0 / 0

